

白樸的雜劇研究

黃尚信

一、前言

中國真正的戲曲，始自元代的雜劇。但是元代的雜劇並不是偶然出現的，也不是一兩個天才作家所創造出來的，而是由前代各種舞曲歌詞漸漸演化而成。其實，「雜劇」之名，濫觴於宋，初則附麗大曲，備朝廷春秋宴饗之用。陳暘樂書中載記：「燕時，皇帝四舉爵，樂工道詞以述德美，詞畢弄拜，乃奏大曲。五舉爵，琵琶工升殿，獨奏大曲，曲上，引小兒舞伎，間以雜劇。」然此時大曲仍純為歌舞，而雜劇祇演故事，同元代的雜劇，仍是兩種不同的東西，不過他們相隔的距離已是不遠了。我們由前人所記有關資料中，可以這樣推論，大曲是以歌曲為主，雜劇是以滑稽調戲為主，後來各種表演的藝術漸漸進步，彼此調和混雜，於是專以歌曲為主的大曲，開始敘述故事，而雜劇一類的東西，也雜以歌舞，因此雜劇與大曲漸漸合而為一了。

戲曲為表演於舞台上的綜合藝術，音樂歌舞雖為其中之要素，但動作與對話，却是戲曲必備的條件，更為重要的是因為要把一件故事活躍地在舞台上表演出來，所以戲曲的體裁必為代言體。宋金的雜劇院本，不能稱為真正的戲曲，便是缺少這些完整的條件。直到金末董解元譜西廂故事，已有了代言體的傾向，由董西廂轉入元劇，實已相差不遠了。於是由從前歌唱說話分工的大曲、曲破等舞曲，由坐而說唱的諸宮調，而變為登場扮演的舞台藝術了。因此吳梅的戲曲史說元劇的來歷遠祖是宋時大曲，近祖是董詞，這話是不錯的。

元曲作家人才之盛，千古無兩。雜劇作品多至千種，他們的作風，爭奇鬥勝，各有擅長。吳梅的曲學通論這麼說：「元劇之盛，首推大都。自實甫繼解元之後，創為妍麗之言。而關漢卿以雄肆易其赤幟。所作類皆奔放滉漾，駢弛以自喜。東籬又以清俊開宗，漢宮薦福，允推大家。自是三家鼎立，矜式羣英。……天籟一集，質有其文，秋雨梧桐，直駕碧雲黃花之上，蓋親炙遺山警效，斯咳唾不同流俗也。」就吳梅所論，王實甫、關漢卿、馬致遠為元曲初期大家，其於中國戲曲史上自有崇高地位，無足論矣，而白仁甫亦元曲早期作家甚富盛名者之一，明寧獻王朱權的太和正音譜評其詞如「鵬搏九霄」。本文僅就其作品，探討其獨特之風格及在元曲中的地位，以為對這位在元劇作家中最有古典文學修養的人的一種崇拜。

二、白樸的生平事蹟

白樸字仁甫，後改太素，號蘭谷。原籍隴州，故城在山西河曲縣東北八十里。金亡以後，徙居真定，即今河北正定縣。

氏生於金哀宗正大三年(西元一二二六)，卒年不可考。歷金、元二朝，時處亂世。中國北部自五代以來，逐漸墮入異族掌握中，契丹人敗了，女真人來了；女真人敗了，又來了蒙古人，漢人處境有如刀俎下之魚肉，生死不由己。自金貞祐二年，宣宗南渡至天興三年金亡，凡二十年，河北一路，遭蒙古人擄掠殘殺，女真人和漢人互相仇殺，加上土豪劣紳的迫害，幾成人間地獄。元遺山癸巳(一二三三)五月三日北渡詩云：

「道旁僵臥滿曩囚，過去旃車似水流，紅粉哭隨回鶻馬，爲誰一步一回頭。」

「白骨縱橫似亂麻，幾年桑梓變龍蛇，只知河朔生靈盡，破屋疏煙却數家。」

詩中反映戰亂瘡痍之痛，却無國破興亡之感。劉祈歸潛志云：「天興之變，士大夫無一死節者。」可見當時士人並不以金遺民自居。

樸父華，字文學，貞祐三年(一二一五)進士，累遷爲樞密院判官。帝曾命華召鄧兵入援，至鄧，以事久不濟，淹留於館。後鄧降入宋，華從至襄陽，宋署爲制幹，又改均州提督。後范用吉殺均州吏，送款於北朝，華遂北歸。(金史白華列傳)華處亂世，身不由己，既爲金之高官，而降宋受署，復與樸父子相矢，家破妻亡。既北歸，謝元遺山詩云：「顧我真成喪家犬，賴君曾護落巢兒。」其身世之悲，溢於言表。

白樸的父親在金代做過高官，加以受了元遺山愛國思想的薰陶，到了元朝，幾次有人薦他做官，他都堅辭不就。於是放浪形骸，寄情山水，與友朋以詩酒相娛。可說是對整個黑暗時期的消極抗議，由痛苦而麻木，由麻木而頹廢，而追求享樂。白樸有瑞鶴仙詞云：「百年孤憤，日就衰殘，麋鹿難馴，金鑣縱好，志在長林豐年間。」此數語蓋已道盡性情了。

三、白樸的文學因緣

在元劇作家中，白樸的古典文學造詣，陵駕關、馬之上。少年時代，受元遺山影響頗深，元白本爲中州世契，兩家子弟每舉長慶故事，以詩文酬答。(註一)白樸是元遺山通家姪，壬辰之難後，隨元遺山北渡。日親炙遺山，警歎談笑，悉能默記。

金史稱遺山作品「歌謠慷慨，挾幽、并之氣。」由於北方民性稟賦，力主豪雄跌宕，論文不喜晦澀，強調詞意清新，晚年極推陶、韋，主天然意真。從其論詩三十絕句中可看出他的面目。

詩云：「慷慨歌謠傳不絕，穹廬一曲本天然，
中州萬古英雄氣，也到陰山救勒川。」

又云：「一語天然萬古新，豪華落盡見眞淳，
南窗白日羲皇上，未害淵明是晉人。」

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：「樸詞清雋婉逸，意愜韻協，可與張炎玉田詞相匹。」因爲他受着元遺山的薰陶，得有古典文學深厚的根底，長於聲律，故表現於雜劇上，富詩的意境，俊語如珠，以清雋見長。而由於他的身世坎坷早熟，所以他的散曲中，却缺乏關漢卿那種淺俗、活潑、清新的野氣。

四、白樸的雜劇

(一)總目

白樸的雜劇，見之曲錄（如錄鬼簿、續錄鬼簿、太和正音譜、也是園書目等）者十七種，經各家考證，確認為白氏所作者，計有十六種，今所見者，惟元曲選中之梧桐雨、牆頭馬上兩本及也是園書目所藏東牆記，另外韓翠蘋御水流紅葉、李克用箭射雙鵰兩本有殘曲，其餘祝英臺死嫁梁山伯、蘇小小月夜錢塘夢、十六曲崔護調漿、楚莊王夜宴絕纓會、蕭翼智賺蘭亭記、薛瓊瓊月夜銀箏怨、漢高祖澤中斬白蛇、秋江風月鳳凰船、唐明皇幸月宮、閻師道趕流江、高祖歸莊等十一本僅存曲目而已。（以上見於趙景深元人雜劇鈎沈。）不過，白氏留存的雜劇都有很高的評價。

(二)「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」

全劇大意如下：

張守珪為幽州節度使。裨將安祿山失機當斬，惜其驍勇，械送至京。丞相張九齡請誅之，明皇不從，召見授以官。時貴妃方寵幸，命以祿山為義子，賜洗兒錢。後與楊國忠不協，出為范陽節度使。七月七日，明皇陪妃上宴於長生殿，賜金釵鈿盒，酒酣，感牛女事，對星而盟，願生生世世為夫婦。天寶十四載，方食荔枝，祿山反報至，倉皇幸蜀，次馬嵬坡，軍譁不行，龍武將軍陳元禮請誅楊國忠。既誅，軍譁不止，元禮復以貴妃為請，明皇不得已，命貴妃自盡，六軍始行。肅宗收京，上皇居西宮，懸貴妃像於宮中，朝夕相對，夢與妃相見，而為梧桐雨驚醒，怨之不置。

本劇不僅被認為是白樸的代表作，也一向被認為是元劇中少有的傑作。有明以來，學者有褒有貶，然而大醇小疵，無傷大雅。且白氏在本劇中表現了幾項特色，無怪乎前人每以此為白氏代表作，其來有自，略述於後：

1. 純以正史立意

白氏寫作本劇，博採衆聞，而以正史為歸，題材大部份依據史傳或白居易長恨歌，部份採及其他傳記，淵源有自，並非向壁虛構。如唐書紀傳、楊太真外傳、明皇雜錄、開天傳信紀、安祿山事蹟、西陽雜俎、開元天寶遺事、柳氏舊聞等書，皆在採拾之列。

2. 純粹的悲劇形式

元劇中有不少悲劇，以初期四大家來說，關漢卿、馬致遠就有很好的悲劇作品。論我國戲劇，以大團圓收場，應是明代傳奇的窠臼，不能以此衡量元劇。但是關漢卿的竇娥冤，末一折娥冤魂上場，稟冤報仇；馬致遠的漢宮秋，尾聲殺毛延壽以祭昭君，破壞了悲劇的氣氛。

梧桐雨若照長恨歌的舖敘，則可以延道士上天求貴妃，甚至可以安排仙山團圓的局面

作結。但是白樸於劇末寫到明皇追思爲止，最後明皇唱道：

（黃鍾煞） 順西風低把紗窗哨，送寒氣頻將繡戶敲。莫不是天將故人愁閒攪？度鈴聲響棧道，似花奴羯鼓調，如伯牙水仙操。洗黃花潤籬落，清蒼苔倒牆角，渲湖山漱石竅，浸枯荷溢池沼，沾殘蝶粉漸消，灑流螢燄不着，絲窗前促織叫，聲相近雁影高，催鄰砧處處搗，助新涼分外早，斟量來這一宵雨，和人緊廝煞，伴銅壺點點敲，雨更多、淚不少、雨濕寒梢、淚染龍袍，不肯相饒。共隔着一樹梧桐，直滴到曉。

全劇到此結束，淒涼悲怨，更不似洪昇的長生殿，還留下重圓的尾巴。所以像這樣純悲劇的形式，實是元劇中所少見的。

梧桐雨悲劇意境的造成，着力在前後盛衰強烈的對比。按故事發展，明皇愛貴妃之深，誓言「在天願爲比翼鳥，在地願作連理枝」，而結果却竟是讓她自盡而不免馬蹄蹂躪（註二），在這對比之下，才顯出強烈的戲劇效果。

又第一折醉中天云：

「我把你半鞦韆的肩兒凭，你把個百媚臉兒擎，正是金闕西廂扣玉扇，悄悄迴廊靜。靠着這招彩鳳，舞青鸞，金井梧桐樹影，雖無人竊聽，也索悄聲兒海誓山盟。」

第三折殿前歡云：

「他是朵嬌滴滴海棠花，怎做得鬧荒荒亡國禍根芽，再不將曲鸞鴛遠山眉兒畫，亂鬆鬆雲鬢堆鴉，怎下的慘磕磕馬蹄兒臉上踏，則將細鼻鼻咽喉掐，早把條長攢攢素白練安排下，他那裏一身受死，我痛煞獨力難加！」

白樸藉情境對比，以明皇之尊貴，尚不足保護所愛，那不可以避免的結果裏，包含着人類的基本性格和人類的命運，以及暴露人性的弱點——愛情與生命，明皇快擇後者而放棄愛情，在理性上觀衆既厭惡明皇的自私，地感情上却混雜同情與憐憫，畢竟人類具有共同的弱點呀！

透過文字，白樸表達他對生命不協調，對世局叵測的潮弄，他的意念，藉悲劇形式呈現，是值得我們深思的。

3. 曲辭清俊

對梧桐雨的曲辭，前賢幾乎一致稱贊，現試錄幾曲如下：

（駐馬聽） 隱隱天涯，剩水殘山五六搭，蕭蕭林下，壞垣破屋兩三家。秦川遠樹霧皆花，灞橋衰柳風瀟灑。煞不如碧紗窗，晨光閃爍鴛鴦瓦。

（叨叨令） 一會價緊呵似玉盤中萬顆珍珠落，一會價緊似玳筵席前幾簇笙歌鬧，一會價清呵似翠岩山頭一派寒泉瀑，一會價猛呵似綉旗下數面征鼙操，兀的不惱殺人也麼歌，兀的不惱殺人也麼歌，則被他諸般兒雨聲相聒噪。

這些曲辭，無不清俊爽直，若獨立來看，無不像清雋秀美的小令。然若依曲之通俗性衡量，白樸擅長比興鋪敘，科白較傾文言，有失駢儷生澀，是小疵。

4 影響深遠

因楊貴妃的故事盛傳民間，故白著以來，以此敷衍為戲曲雜劇的，為數相當多。除梧桐雨外，白樸另有唐明皇遊月宮一本，關漢卿有唐明皇啓瘞哭香囊，元人雜劇只留傳梧桐雨，絕非偶然。在它以後的作品，無不受它影響，而奉為主臬，明人雜劇直稱為梧桐雨或秋夜梧桐雨的就有三本之多。清人作品，當以洪昇的長生殿為最著名，然密誓折襲其意，粉蝶兒驚變折竟全然抄襲，可見其影響之深遠。

(三)「裴少俊牆頭馬上」

裴少俊牆頭馬上是一本戀愛劇，全劇敷寫裴少俊與李千金的戀愛故事，情節甚是感人。

唐工部尚書裴行儉，有子少俊，一日奉父命赴洛陽買花栽子，偶過洛陽總管李世傑花園，得見其女李千金，兩情相悅，乃乘夜踰牆幽會。竟而私奔至長安，少俊將千金匿居花園七年，有子女各一。

裴尚書偶至花園發現真相，怒逼少俊休逐千金出門，千金返而守節。其後少俊舉進士，官洛陽令。尚書憐千金守節不移，於是正式令二人結為夫妻，團圓收場。

本劇的故事題材，取自當時非常流行的民間傳說，在金後，可能以唐白居易的井底引銀瓶詩，稗史青梅歌、元人鞦韆會記等為藍本。明時馬上郎傳奇，則依本劇渲染敷演而成，可見此段故事流傳之廣。

全劇雖以團圓結束，但第四折少俊得官，裴老求李千金相認返家，李千金堅決不肯。全折大半是科白，警語如珠，高潮迭起，極富戲劇效果，試錄幾段曲辭為證：

(石榴花) 常言道好客不如無，搶出去又如何。我心中意氣怎消除，你是甯付負與何辜，既為官怎臉上無羞辱，你道我不識親疏，雖然眼中沒有珍珠處，也須知略辨個賢愚。

(鬥鶻鶻) 一個是八烈周公，一個是三移孟母，我本是好人家孩兒，不是娼人家婦女。也是行下春風望夏雨，待要做眷屬，枉壞了少俊前程，辱沒了你裴家上祖。

(上小樓) 恁母親從來狠毒，恁父親偏生忌妬，治國忠直操守廉能，可怎生做事糊塗。幸得個鸞鳳交，琴瑟諧，夫妻和睦，不似你裴尚書替兒嫌婦。

本劇曲辭通俗，脫梧桐雨斯文氣，語較不含蓄，有豪放爽直之美。作者藉曲折劇情烘襯李千金鮮明個性，反映當代少女執着的戀愛觀，對愛情堅貞守節。當裴尚書欲將他逐出家園時，他全力維護而語言激烈辛辣，其神態呼之欲出，極不同於普通才子佳人戀愛觀。

清梁廷柌曲話認為牆頭馬上曲辭有不含蓄處，犯了「元人每作傷春語，必極情極態而出」的通病，若單看以下兩支曲文，則梁氏意見不錯。

(混江龍) …誰管我衾單獨數更長？則這半牀錦褥，枉呼作鴛鴦被。流落的男遊別郡，就闌的女怨深閨。

又同折(後庭花)

休道是轉星眸上下窺，恨不的倚香腮左右偎，便被翻紅浪，羅裙作地席。既待要暗偷期，咱先有意，愛別人可捨了自己。

但既然元人傷春之語，大率如此，也就不必獨責白樸一人。未嘗不可以對李千金大膽、自由的戀愛觀作一注解。其次梁氏也確認本劇有佳曲，曲話說：

「其踏鵲枝一曲云：『怎肯道，負花期，惜芳菲，粉紅胭憔。他綠暗紅稀，九十日春光如過隙，怕春歸，又早春歸。』如此，則情在意中，含蓄不盡，斯為妙諦，惜其全篇不稱也。」

五、結 論

前代學者大致尊崇白樸的雜劇，如元賈仲明凌波仙詞稱云：「峨冠博帶太常卿，繡馬輕衫館閣情，拈風摘葉風流性。得青樓、薄倖名。洗襟懷，剪雪裁冰。閒中趣，物外景，蘭谷先生。」

明寧獻王朱權的太和正音譜說：

「白仁甫之詞如鵬搏九霄，風骨磊魄，詞源滂沛。若大鵬之起北溟，奮翼凌乎九霄，有一舉萬里之志。」

明清常道人趙元度稱云：

「太和正音譜謂仁甫之詞，如鵬搏九霄，以余觀之，則如曉風殘月，宜於淺斟低唱，而非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也。」

吳梅中國戲曲概論說：「秋雨梧桐，實駕碧雲黃花之上。蓋親炙遺山警效，斯咳唾不同流俗也。」

紀庸元曲作家之升沈文中說：「四庫總目提要評白詞云：『清雋婉逸，韻諧意愜，可匹玉田。』足見激賞。是故無論舉家世、交遊、學養、詩賦文筆，白仁甫在元曲作家中，均可居名士首席，在初期北曲作者中，堪稱白眉者。」

以上各家的評論，大抵指出白樸的文學修養，淵源有自，確是大家風度，故梧桐雨的意境為西廂記所不及，而朱權正音譜列其名於馬致遠，張小山之後，在其他大家之前，自文學的修養來看，自有見地。

盧前說他俊語如珠，兼有豪放婉約之美，徵於現存三本雜劇，可謂中肯。

以劇曲來論，白氏擅長寫情，辭曲清麗，情感真摯，情境對比完美，堪稱一代佳構。

註一：元王博文天籟集序云：「元、白為中州世契，兩家子弟每舉長慶故事，以詩文相往來。太素即寓齋子，於遺山為通家姪。遺山每過之，必問為學次第，嘗贈之詩曰：元白通家舊，諸郎獨汝賢。」

又：「甫七歲時，遭壬辰之難，寓齋因事遠適。明年春，京城變，遺山遂契以北渡。自是不茹葷血，人問其故？曰：「俟見吾親，則如初。」嘗罹疾，遺山晝夜

抱持，凡六日，竟于臂上得汗而癒。蓋視親子姪不啻過之。讀書穎悟異常兒，日親炙遺山，罄效談笑，悉能默記。然自幼經喪亂，倉皇失母，便有滿目山川之嘆。」

註二：蘇雪林遼金元文學：「白居易長恨歌：『六軍不發徒奈何，宛轉娥眉馬前死。』作者必坐實「馬前」二字，謂衆軍要求以馬蹄踐死貴妃，佛堂縊死後，高力士猶以貴妃衣（代屍）付衆馬踐，這又不是太煞風景了麼？」

參 考 書 目

中國文學發達史	劉大杰	中華
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(四)	羅聯添	學生
元遺山論詩的特識		
元曲作家之升沈	紀庸	
元曲六大家	王忠林 應裕康	東大
元曲六大家研究資料彙編		僱勉
元曲概論	賀應羣	商務
宋元戲曲史	王國維	文星
曲學通論	吳梅	文星
孤本元明雜劇	趙元度	粹文堂

一、前 言(Introduction)